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二十五回 各業藝工

在宮裡頭，可說是自成一箇社會。不但有專管育蠶的女孩子，還有其他各業的藝工咧！這些藝工的技術當然都是很優良的，比起外面的普通工人來，相去自不可以道里計了。太后也深信他們確是不可多得的高手，往往引為很得意。而且伊自己對於這幾種細巧的工藝也極感興趣！不時要走去看看；恰巧我也是一個最愛參觀人家做精細生活的人，——雖然我自己是一些都做不來的——於是太后便每次必帶我同去，去了之後，都象看到了什麼新奇的戲文似的，依戀著不肯就走。因此，我對於宮中各業藝工的工作概況，和他們的生活狀態，知道得再詳細沒有了。要是好好地寫起來，光是縫工的一門，便可以寫著很厚的一冊；至於宮中的繅絲業，（並不包括育蠶）那是寫起來資料更豐富了；就是那專給太后製造鳳鞋的一業，範圍總算是最小的了，但也不難有一冊單行本。現在就讓我格外從簡的把他們寫一些出來。

「快隨我們一起來吧！」某一日的早上，太后向我說道：「你不是還不曾見過制絲的種種手續嗎？這是很好看的！今天，我又要給你增添一些新的見識了！你試想那些春蠶犧牲了它們的生命，吐出了這樣神奇可愛的絲來之後，我們更將怎樣去處置這些絲呢？要明白這一點，可不是你所能憑空想像到的，必須跟著我們去實地觀察！」

太后當日向我所說的話，自然不是這樣的；其中所引用的名詞，在那時候也許還不曾有咧！這是我現在就記憶所得的原意，自己重新構造的；不過我可以說我構造得已不甚相象了，太后說的話往往異樣的動人，充滿著使用聽的人發生同情的魔力，這是我絕對學不像的。就拿這件小事來做譬喻：我對於做絲的一種工藝，原沒有什麼特殊的興趣，但經伊那樣一說，我便立即欣然而起了。

除我之外，少不得還有好幾個人隨侍著太后同行；太后也老是歡喜帶著一長串的人，到各處去亂闖。

今天這一闖是直接闖進了那些制絲的人所居的一帶宮院中去。這一帶宮院離太后的寢處很遠，它是在萬壽山的背面，而其餘的宮院，卻都在山的正面。這些所謂制絲的人也和育蠶的人一般多是旗兵的女兒；有幾個簡直把她們的青春時期，完全犧牲在這種工作上。然而實際上，伊們是並不曾失卻自由的。

伊們進宮來，猶如進一家工廠一樣，高興做就做，不高興做盡可出去嫁人。但有一個條件，就是出去嫁人以後，再要進宮，卻是斷斷不能的了！伊們中間確有不少的人不願意出去，情願永遠留在宮裡；因為在宮裡伊們的飲食和衣服等等不但不需自己花錢去買，而且都是弄現成了送給伊們的，不比出去嫁了人，碰得不湊巧，就要天天愁衣覓食的操心。在宮裡只有一樁事情使伊們不能高枕無憂，那就是不容易博得太后的歡心，只有在工作上表現良好的成績；可是人做的工作，無論如何，總不能件件好，刻刻好，有時候難免要有些參差，偏逢太后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伊對於各樣工藝可說無不精熟，雖是一些小的參差，也不用想瞞過伊；這樣，便使那些藝工們深深地感覺到要博得太后的歡心真非易事了！

這班制絲的藝工所佔有的居處倒也不小，一般也是中央一列正殿，兩邊兩列偏殿；至於那些雕樑畫棟，飛閣流丹，更和其餘的各處完全相同。象這樣寬敞華麗的工房，敢說是全世界所罕見的，無怪那些女孩子們要樂不思蜀了！伊們日間都在正中的幾間江殿上工作著，晚上便回到兩旁的偏殿裡去歇息，生活是極整齊的。

現在就讓我約略講一些宮裡繅製絲的手續：那些繅好的生絲分為一絞一絞的整理好之後，還得漂洗一次，給日光給曬乾了，然後再染上各樣的顏色。染色當然也不是一次可以了事的；總得染上兩次可三次，最後才取出來曬乾。伊們所住的偏殿的近旁，各有一方石坪，那裡便是曬絲的所在。曬絲的時候，還得用許多的竹製的三腳架；它們的高度都不很高的，因為太高了那些女孩子們便攀不到。每兩個三腳架的中間，擱著一根很光潔的竹竿；那些染好了的絲，便一絞一絞地掛在上面曬著；但事情卻並不這樣簡單！當初曬的時候，必須先看太陽光照射的方向，不能讓那些絲上一半曬到陽光，一半曬不到陽光；過了相當的時間，又得把它們翻過來或移動移動，務必使它們所受的感光的時間非常均勻，那末絲的顏色便不致一塊深，一塊淡了。論到那些絲上所染的顏色，又得值得太后誇口的！伊不但把天下所有的各色顏色全用到了；而且每一種顏色，由深而淺，還得分為好幾十種。譬如象「綠」的一種顏色，第一絞便染成墨綠色，以下逐漸減淡，由草綠，嫩綠，湖綠，以至於最淡；這最淡的一絞已是淡得象白色一樣了。這項工程，說起來好像是並不很難的，但實際上卻是極不容易。那些女孩子們都用了全副的精神在從事著的。然而到了曬出來的時候，數十百種的顏色聚在一起，給那明麗的陽光一照，端的是好看到了極點。

如其多看一會，人的眼睛保管會眩昏！

我第一次隨著太后去參觀的情形，至今還記得很清楚。

那石坪裡照例曬著幾十桿染好的絲，太后先大略把它們看了一看；接著就走向一桿藍顏色的絲邊去，從最深的一絞起始，很注意地漸次看過去。這時候，那些女孩子們早已就在地上跪著了，肅靜無聲的等候伊老人家發話；因為伊往往要批評伊們怎樣染法不好，怎樣曬法不好；或者還要發表伊自己對於改進染絲方法的意見。當然，伊口頭上所發表的意見是和繕寫就的聖旨同樣不可違抗的；雖然染絲是小事，但在這些制絲的藝工們看來，真是再大不過的大事了。

說也奇怪，太后雖然已是一個很老的老婦人了，可是伊的一雙眼睛，卻還是非常的清明銳利；伊在那藍色的一桿絲上看了一會，便回頭來，向著一個女孩子說道：「錯了！這裡應該還有一種顏色咧！你自己來瞧，上面這一絞的顏色既是這樣深，第二絞的顏色卻又這樣淡，比起其餘的來，不是深淺得太不公平了！這中間曳須有一絞比上面的一絞略淺，而比下面的一絞略深的顏色，否則斷乎接不上的！」

顯然是你沒有十分留意，所以跳了一種了！」

我大著膽子，走近來仔細一看，果然我也覺得那兩絞絲的顏色是相差得太遠了；中間非得另加一絞調和的顏色進去，便不能使這幾十絞藍色的絲，有平均的深淺。雖然那負責洗染這項藍絲的女孩子，已在宮內專心從事於這項工作達數年之久，意還不能想到伊所染的顏色，已有了過深過淺的弊病；可是等太后指明白之後，大家一看，便覺得那邊果然很清楚地缺了一種顏色。連我這個對於制絲工作猶是十足門外漢的人，也立即看出來了！讀者試想：這幾十種深深淺淺的藍顏色裡頭，太后只須略看一看，便知道在某某兩種顏色之間缺少了一種調和的顏色，這樣銳利的目光，豈不令人拜服！

我可以說：無論什麼小的，或不顯明的東西，要逃過太后的眼光是絕不容易的。所以我覺得每次隨侍著太后在頤和園中間逛，總可以得到許多新的啟示；因為一路行來，伊只須隨便看看，便立刻可以看出許多不適當的佈置，或應該添補上的缺漏來了。經伊一指明之後，這些不適當的佈置或缺漏，便必須馬上移去或補上，不然的話，那個負責管理的人便有大禍臨頭了。

啊！你們試想，那麼一方石坪裡，滿曬著幾百絞深紅淺綠的彩絲，該是多麼的美麗啊！多麼的可愛啊！再加排列得又是非常的整齊，紅的一行，黃的一行，藍的一行；遠遠地望去，真象天上的虹一樣。那些女孩子們便在這一條一條的虹中，穿來穿去的走動著。伊們是不敢一刻稍離的；因為這些絲時常需要人去翻動它們，以免感光太久或不夠。若是曬得不好，那就不能用，連先前所費的許多繅洗刷染的工夫，也等於白費。不過曬後的成績是好是壞，我們外行的人很不容易辨別得出，除掉這些以制絲為專業的小姑娘而外，惟有我們那位敏慧多能的太后，才有這種超人的眼力。

待到晚上，太陽光已收斂之後，這些已染好而猶未曬乾的絲，就得打石坪中收進屋來，以免晚上起了暴風雨，把那些顏色打壞。在屋子裡是不用竹竿的，而是用一種特製的木架來把它們一絞一絞地套起來的。這些木架是做得很講究的，且還漆著極美觀的顏色。有時候在白天裡，做絲的人也有直接把這引起木架子抬出去曬絲的，這樣就可省卻一番從架上取下來，再掛到竹竿上去的手續了。

這引起制絲的女孩子們是不需穿插什麼官裝或禮服的，伊們盡可自由穿著各種輕便靈巧的服裝；好在伊們閒的時候也很多，正好把這些工夫都用在裁制自己的衣服上面。所以伊們每天都是打扮得象過年過節一樣。且因人多有比較的緣故，伊們便格外的起勁；要不是怕太后見了責罵，伊們也許會比妓女打扮得更俏麗呢！

待到顏色染好，絲也曬乾，成績已到了很滿意的地步；於是這些便從架子上——取下，再用那些木製的錠子，分別繞將起來，大概總是每一種染色繞一個錠子。繞好之後，既不用以織綢，便中有留作繡花或縫衣的材料了；一時卻用不到那麼許多，只能先行收藏著，待到縫工們需用的時候，再指明瞭顏色選去應用。

關於制絲的一部分工藝的敘述，可說是至此已盡了，接下去我們就要講到宮中的鞋業了。雖然在宮內比較有一些地位的女性日常所穿的鞋子，都是由專任制鞋的藝工所制的；但其中所以專門供養著這些藝工的主要目的，卻實在是為著太后一個人。因此，本文的敘述，也以太后所御用的鳳履為重心。

論到太后的鳳履，讀者別以為是一個很小的題目，如其原原本本的細講起來，真有不少的字可寫咧！先說管理的一點：就有兩個太監，終年一事不做的專門給指定著為太后管理鳳履；他們也並不覺得這項差使是輕差使，只覺得是十分重大，他們一些也不敢懈怠，永遠小心翼翼地看管著這些鳳履，象看管什麼寶庫一樣。依著事實講，太后的鳳履確也可算得是一種貴重的寶物；因為大多數的鳳履上，都有價值極巨的寶石，珠玉，或翡翠鑲嵌著，絕不是什麼平凡的東西，保管這些鳳履的屋子，也是一間極大的偏殿，四面的牆壁上，從天花板到地下，全用木板格成了許多的木匣子，一行行的無慮數百。每一雙鳳履占著一個匣子。外面又依次編著號碼。另外有一本很厚的簿子，簿子也記著同樣的號碼，且在每個號碼之下，註明白這雙鳳履的式樣，顏色，花紋等等；這一本簿子，就存在一個專給太后繕寫文件的女官那裡。待到太后忽然高興想換一雙鳳履了，便教這個女官把那簿子送上去，讓伊自己慢慢地翻看；看定了，只須說合一個號碼來，便立刻可以派人去把伊所選中的那一雙新鞋子取來了。如今說起來，也好算是一種適合於時間經濟原則的科學管理法了！

這兩個專門保管鳳履的太監，當然不能就算是制鞋業的藝工，只好算是宮中的執事人員之一。所謂制鞋業的藝工是另有一班人，伊們也都是女性，卻並不作為宮婢，一樣可以自由進退的，伊們所擔任的工作確然也是一項專門技術，決非毫無訓練的變通人所能勝任的，但也並不如何勞苦；以我處於旁觀者的地位看起來，正和宮中其他各業藝工所任的工作一般的好玩，一般的有趣。伊們的中間，還有兩個負著管理責任的領袖，那是兩個約摸五十多歲的老婦人。——實在不是老婦人，而是老處女；伊們都在很年輕的時候，就被僱用到這宮來的。單是從事在這製造鳳鞋一項工作上的時間，至少也有二十多年了，所以太后對於伊們，比較上也是很優待的。在伊們手下工作的還有八個年輕的姑娘。伊們都曾以過一番嚴格要求訓練：第一步伊們必須學習打樣，所謂打樣，就是在白紙上預先畫出各式各樣的鞋子來，以為著手製造的依據。這打樣的一部分工程，如其只需畫出一個約略的輪廓，自然是不很費事的；便伊們所打的樣，卻必須非常的精細，而且在畫好之後，還得用極細極細的絲線，就在紙上粗具規模的界將起來。因此，每打一份樣兒，總得費許多的心力。再加從前時候的人，在工作的時候，對於光線往往是絕不注意的；宮中既沒有適當的燈光，特地為伊們配置，伊們自己也不甚介意，於是伊們的目力，便不免大受傷害，做不到二三年工夫，就得在鼻子上架起一副光充很深的老式眼鏡來了。

太后對於製造這一部分工藝的興趣，雖沒有欣賞賞蠶那樣的高，便也決非絕不注意，平均在一個月內，總得有一兩次親自走到伊們工作的所在去察看看。可是當伊老家才打御座上站起身來，打算開步走的當兒，早有一個太監匆匆的先自趕將出去，知照了那些制鞋的藝工們，好讓伊們湊早收拾好一切，並用心工作起來，靜待太后駕臨。這種行動，在我們現代人的心目中看來，似乎也是一種作弊；但在那時候太后自己卻並不以為忤，反覺得這是一種不可少的步驟，因此伊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察看，所見到的無非是一些不真實的偽境。

那些制鞋的藝工們也另有一座院落占著，這座院落卻在一帶平台的下面，地勢很低，房屋倒不少，一般也有一列正殿，兩列偏殿；伊們日間都在正殿上工作，晚間分別突在兩旁的偏殿中。在工作的時候，那兩位領袖的老處女便不停的在照管著，看有畫得不對，或繡得不對的，就立即加以糾正，所以伊們的四隻眸子是永遠釘著那八個女孩子的手上的，眼光老是隨著伊們手內的針線上下閃動，一些也不敢放鬆。這都是我隨著太后去察看時所見面的情形，不知道當我們走出之後，是否還是如此鄭重？

記得在我最初隨著太后去的那一次上，太后也曾細細地給我講論過一番。

「說來也許會合你詫異的！我們每做一雙鞋子，自打樣起始，一直到全部完工，至少必須費一個月的工夫。」太后首先向我說道：「這真是一件很費事的工程，其中委實有不少的手續呢！便是這些女孩子們，你也不能太小看了！伊們的技術都是極精到的，外面的工人，那裡想比得上伊們！最先，伊們總得在白紙上畫出一個鞋樣來；畫鞋樣是一件很費心思的工程必須面面顧到，諸如鞋料，式樣，花紋等等，無一不須妥加考慮和配置，以期適當；而其中尤以鞋跟的高度，應該最先決定。」

接著，伊就和我專論鞋跟。——這裡所謂鞋跟，乃是專指當初滿洲的婦女所穿的高跟履。（這種高跟履通俗喚做旗鞋。它們的式樣也和一般的婦女所穿的鳳鞋差不多，只是頭不尖，且在鞋底下裝著一截木跟而已。可是這截木跟的位置，卻不在後面的跟上，而在足底的中部；人穿著這種高跟履走路，真象踏著一副低型的高蹺一樣，別有一種流動的姿態）——這種鞋跟隨的高度，是必須和上面的鞋底的厚薄，和鞋子的式樣互相呼應的；某種的鞋底，必須配某種尺寸高的木跟，那是不能不仔細研究的，否則穿的人就會感覺到不舒服，甚至會感到痛苦。

大概這截木跟的高度，總在三寸至五寸之間。同時還得注意，不能做得太粗笨，必須很輕巧。而在太后和其他一般貴婦人所穿的履上，那截木跟隨還得加意點綴一番；比較普通的點綴是用各種顏色的碎玻璃片團團地插嵌著，中間少不得還要用些麻線或紗線之類繞緊起來，以免散落。這樣一點綴，逢到有陽光照耀著的時候，便會閃閃生光；教人看了，還當是踏著一截寶石鑿就的鞋跟咧！但這是不容易見到的情形，因為這截鞋跟隨既是永遠在人的足下踏著，又沒有多少高，那裡會時常給陽光照射呢？鞋跟的底下是裹著一層層的棉布，用很細的小釘釘著，或用很堅韌的皮線縫起來；這樣一襯，走路的時候，便不至再閣閣地發出惱人的聲音來了。這個法子真和現在一般人所穿的皮鞋上有一塊橡皮跟釘著，意義相同，只是用起來比較不耐久一些。

除掉鞋跟之外，就得注意鞋子的本身了！鞋子的本身又分鞋底和鞋面兩部分；鞋底的製造是很簡單的，正和一般婦女穿的布底鞋一樣，或削一片絕薄的木板，用一層層的布裹起來，以尋常的布底，這是要以無庸細述的。那鞋面的工程，卻就非同小可了！它們的式樣，細算起來，竟有幾百種之多，最普通的是飛鳳式，和梅花形；其餘種種比較特別的式樣，我現在竟舉不盡許多。那鞋面的本身十九是上好的貢緞，顏色卻也各各不同；上面又用各色的絲線挑繡著許多的花樣。這種絲線便是那些制絲的藝工所制染好的，總算省卻了一筆往外面去選購的錢。但這些絲線確是太細了，我們只要看了這些絲線，便可以不用解釋，立刻會相信挑繡鞋面的工程，委實是極傷目力的一件事了！

這個制鞋「廠」的重心就在中央的一列正殿上，裡面擺著許多應用的工具，五花八門的不知有多少，大部分是我所沒有寓目過的；後來我雖曾逐一的請問過那兩位領袖的老處女，只是名目極繁雜，此刻早就記不起來了。我每次上伊們那裡去的時候，總得教那兩位老處女取出幾頁新打的鞋樣來看看。這些鞋樣的確是很好看的！用近代人的口脛稱贊起來，真可說是一種極精緻的圖案畫。往往會使我看得愛不忍釋，不知道那打出這些鞋樣來的姑娘們，當初是怎樣學會這種本領的，有幾幅畫得分外的齊整，看在人的眼睛裡，活象是一雙真的鞋子，彷彿取下來就可以穿到腳上去；並且它們還不是一色的白描，竟是彩色畫，凡鞋料的顏色，花紋的顏色，無不早已渲染著。待到將來完全做好的時候，便與這紙上所繪的一般無二；儼然是近代那時裝公司裡所備的一冊樣本。

當一雙新的鞋子完全制就以後，必須馬上送到太后跟前去，請伊老人家鑒定；如其逢到伊恰巧很空閒的時候，伊就會細細的檢視起來，所以偷工減料的情形，是絕對不會有的。只是也未心雙雙盡能適合太后的尊意，伊往往看了一看便派人送往那一間「鞋

庫」裡去，教那兩個太監收管起來，也許從此就不再去取出來了。難得逢到有一雙鞋子做得特別的投其所好，那伊就不會輕輕放過了；伊的記憶力原是極好的，見過了便不會忘記了，並且還會暗暗地打定一個主意，這雙新鞋子將於那一個特別的佳節上穿起來，及至到了那個日子，伊老人家再也不會遺忘，隔夜就得教人去把它取出來了。

上面我所說的制鞋所用的工具之中，有一部分就是小型的繡床。繡床的式樣和一架織布機約略相似；繡花的姑娘們，便端端正正地坐在它的裡面。這繡床的主要點是一個繡架，架上緊緊地繡著一方貢緞；這方貢緞的面積約摸是二尺高，五尺闊，必須繡得非常的緊，象大皮鼓的面上所釘的一張皮一樣緊而且平，因為非如此是不能供刺繡用的。我們如其站到那繡床的旁邊去，便要以眼看著到一雙雙的鞋面，打這引起女工的靈活而純熟的手指下，漸漸地形成起來。在這一間江殿上，大約排著二架的繡床，每架上都有一方貢緞繡著，並且還分別指定著一個女工，負責刺繡。雖然伊們決非都在同時做著融繡的工作，也許有的是在打樣，有的是在配底；不過這一方貢緞上的花朵，既已指定著這個人刺繡，空上人便遲早總得負責去完成它。每一方貢緞更不是專為做一雙鞋面，往往是五六雙合在一起的；因此，這方貢緞的上下左右，幾乎是滿收著應繡的花樣了。每個女工便各自低下了頭，一一伊們的頭必須是俯得很低的，差不多要把伊的眼睛貼在那貢緞上了；因為這種工程委實是級精細的，倘不這樣看得真切，便難免要錯誤了。——一聲不發地挑繡著。

現在待我將伊們的工作程序，說得比較詳細一些：第一步，伊們先依照了那些已畫就的鞋樣，在那貢緞上用白粉勾出幾隻鞋面的輪廓來，每兩隻之間，當然必須留些空白，以便裁割；鞋面的輪廓一起勾好，第一趟便得一隻一隻的刺繡起來，不過在刺繡每一隻鞋面之先，還有一部分預備的工夫。譬如這一隻鞋面上需要一枝梅花，那末伊就應該先用一種很薄的白紙剪出幾朵形態各別的梅花來，再把這幾朵紙花放到那貢緞上所畫著的一隻鞋面上去，這邊試試，那邊又試試，用藝術的眼光來決定它們應占的適當的部分；部位既定，然後用絲線來把它們釘起來。這時候所用的絲線，大概都是白的，而且不須釘多少針數，只求將那紙花釘住便行了。梅花釘好，再做第三步工作。

這第三步工作，是最難的。因為伊們不但要把這幾朵梅花繡出來，還得選用顏色深淡不同的各種絲線，酌量的梅花來，放在一邊做樣子；該用深色的，便用深色，該用淺色的，便用淺色，待做好了看時，簡直和樹上長著的花，分不出真假來了！

無論一朵鮮花上的顏色是怎樣深淡得宜，伊們總得盡著心力去模仿它，因此伊們在一針針挑繡著的時候，總得時時回頭去端相那朵真花；差不多每繡一針，必須回頭去看一看：何處是深色，何處是淺色，半些都不能讓它模糊，因此每一架繡床的橫木上，總有四五十種顏色各別的絲線掛著，以便隨時取用。

其中用途最廣的，自然還是紅綠兩色。

至於那朵剪就的紙花呢？最先原不過是用來表顯輪廓和決定部位的，但繡了幾針之後，再要將它取出來，手續上既感麻煩，事實上也沒有這種需要，而且還是讓它留在裡面的好。因為一朵花有了這張紙片一襯托，繡上去的絲線，便頓時覺得厚了許多；待到全部繡成了看時，花瓣都從鞋面上凸了出來，彷彿是另外貼上去的真花一樣，這也是中國繡貨的獨到的技巧！

這些制鞋的藝工的生活，說來也是極單調的；伊們的內心上，似乎是永遠不會受到什麼刺激，連輕微的震動也很少。一年到頭，伊們只是專心致志的從事著做鳳鞋的工作：早上起身，白天工作，吃飯，晚來上床安息，每天做著這樣刻板的文章。

我自己可說是萬萬受不住的，所以我想伊們既然能終年的樂此不疲，必然也自有一種局外人所體味不出來的興趣在著。記得我曾經向那兩個處於領袖地位上的老處女問起過，伊們都表示很快活，唯一的原因乃是伊們對於這種繡作生活，天性特別的愛好；而這制鞋的一業，不但可以充分的發揮伊們刺繡的才技，他如打鞋樣，配鞋底等等，也無不含有種美的意味，足以鼓動一般愛好美術者的興趣。伊們的快樂，大概就從這中間得來的。這倒是很合理的說法。因為我們無論教那一個人做一件工作，工作本身的輕重，猶可不加計較，最要緊的是必須這件工作恰合這個人的性之所好；大凡性之所好的工作，做起來必定起勁，一起勁便可做來特別的圓滿，而且還會久而不倦。現在這兩個老處女，便是這樣。至於伊們手下那八位年輕的姑娘呢？我雖未曾請教過，但料想起來，情形也約略相同；因為凡有做不慣這項工作的，早就稱病告退了，所剩下的自然都是對此確具興趣的人了！

伊們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富有「藝工」的精神，所謂藝工的精神，便是只為了「藝術」和「工作」而工作的意思。伊們每做成一雙鳳鞋，時間上至少就得費一個月，而在這一個月以內，伊們為著這一雙鳳鞋而所費的心力，更是無可限量；但伊們努力和結果，卻只有太后一個人可以見到，即使給太后愛上了而御用起來，也不過我們這寥寥幾個人得有欣賞的機會。此外更有誰能發現伊們的巧妙的工技？所以伊們當製作的時候，就不絕不存心想藉此誇耀於大眾，一心只是想把這一項工藝做得如自己理想一般的完美而已！何況伊們所做成的鳳鞋，多數是給太后打進了冷宮，永遠讓那兩個飽食無事的老太監看守起來的，根本沒有問世的機會，伊們等於白白的努力了一常但伊們並不灰心，仍用盡心力的工作；這種精神，豈是尋常的一般藝術家和大工匠所能有的？

這些小姑娘們既在這些特殊的環境中過著超特的生活，伊們本身的思想也就不免因此而變得很別緻，看起來伊們對於出嫁和養育子女的事，實在是非常的漠視的。我也曾間接聽到過伊們的言論，大致對於現狀都很滿足。伊們把那些一方一方的貢緞看做是伊們的丈夫，又把那些一絞一絞的絲線看做是伊們的子女；伊們的內心上，也確乎是很愛好這兩件常和伊們做伴侶的東西的；其他一切雜念，就為伊們能如此的忠於職守而不再發生了！那末伊們將來衰老以後的歸宿又如何呢？自然也和尋常的老年人有些不同的！待到伊們漸漸地衰老了，——大概也不過四十五歲就衰老了，因為刺繡這一工藝是級費精力的，也是最容易使人衰老的。——伊們的目力已不夠再做那樣精細的挑繡工作的時候，便自然就有新進的人替上來了，讓伊們留在宮內養老著，從引伊們便絕不活動了，盡是穿衣吃飯的閒住下去，一直到壽終正寢為止。我想伊們大家都有一條傳統的觀念，就是當伊們年富力強，正可以儘量勞作的時候，便注其全力於這富於美化的工藝上；到得老來，就仗著這一些功績，安穩穩穩的在宮內吃一口閒飯過日子。

這個觀念究竟是否正當？是否合理？於伊們自己是否有利？我當然不能代為答覆；便是伊們為什麼要存這一條傳統的觀念，我也萬萬解說不出。我想除非我也能有象伊們一樣靈巧的手段，常在那些貢緞上挑繡挑繡花朵，如此的身歷其境地的去體察，也許我才會體察出一個確當的原故來，如今徒然憑空懸想是斷乎想不出來的！

上面我不是說過，每一方貢緞上是有四五副鞋樣勾畫著的；伊們把這一方貢緞繡到了那繡床上去之後，便由上至下的一副一副挑繡起來。挑繡好一副，又須把這方貢緞重行繡過，使第二副應繡的鞋面移上來，不必繡的人俯下頭去遷就它，這樣也可略省幾許目力。不過每副貢緞上的四五副鞋面，決不能同樣繡一種花卉，往往第一副繡的是梅花，而第二副卻是繡的牡丹花了，因此繡的人竟無老文章可抄，必須另外再剪起紙花來，另外再覓起一朵可以做標本的鮮花來，重樣定部位，選顏色；先前繡第一副鞋面所得的經驗，簡直絲毫不能利用，精力的浪費，端的是非言可喻，無怪我當初一瞧見就要搖頭了！

及至一切的手續全齊備了，——這就是說到得鞋面上的花樣已繡好，鞋跟和鞋底已一起釘好，並把那鞋面也縫到了底上去，形成了一雙完整的鳳鞋以後，——還有一套最後的手續，那就是裝釘珠寶等飾物的手續了。太后的鳳鞋上，珍珠，寶石，璞玉，翡翠等，一應寶貴的飾物，可說是應有盡有；但伊老人家自己所最心愛的，尤其是珍珠。伊瀟說珍珠是鳳鞋上最適宜的裝飾品。無論大小的珍珠，伊都歡喜；因此伊御用的鳳鞋上，幾乎是沒有一雙不釘珍珠的了。那些較小的珍珠是用絲線串起來的，串得象一條花邊一樣，然後再把它曲曲彎彎地盤釘在鞋面上；雖然用以連貫它們的只是一根很細的絲線，似乎很容易裂斷的，但是我在宮內住了幾年，卻從不曾見過它們裂斷，也從不曾聽到過有從拾得一顆打太后的鳳鞋上掉下來的珍珠。

這句話聽來似乎很奇怪，依我們看來，一雙鞋子上，既釘著那麼許多的珍珠，又且只有一根很細的絲線連係著，怎麼竟不會裂斷，不會落掉呢？可是我們只要想到御用這些有珍珠釘著的鳳鞋的人，乃是一位年高的皇太后，我們就會相信這是很可能的了！

非但僅僅是可能的，簡直是必然之理！因為常在那「鞋庫」裡存儲著的鳳鞋既有數百雙之多，而新制的又陸續在增加，所以每一雙鞋至多只有給太后穿一次或兩次的機會，甚至一次都不穿；這裡所謂一次，時間是很短的，少則半天或幾小時，多則一天或二

天，從無連穿三四天的事。就是穿在太后的足上的時候，也是靜處的時間多，行動時間少；即使行動，伊的步子又是極輕極慢的，永無怎樣劇烈的震動，所以任你把那些珍珠釘得如何之多，如何的不結實，也是斷不會滾落下來的！假使說成們是極易滾落的話，那末在宮內當掃地的太監，個個都好開珍珠鋪去了！這話也不是胡講，因為太后鳳鞋上，珍珠釘得最多的往往有三四百顆，少則二三十顆，普通總有七八十顆左右；這麼許多的珍珠，只要常有十分之一掉下來，豈不就很可觀了嗎？

若問宮內怎樣會有這許多的珍珠，供太后如此濫用呢？其始當然都是京內和各地的官府，以及高麗安南等屬國所進貢上來的；後來呢？也不過是這頂帽兒上拆拆；那雙鳳鞋上釘釘，互相移用而已，否則是不夠支配的。好在珍珠這樣東西，本身非常耐用，除非你用東西去砸它，輕易是不會破碎的，所以待到某一雙鳳鞋因歷時過久（決非使用過久，更談不到破舊兩字。）而不需再保存了，鞋身便棄去，卻將那些珍珠一齊拆下來，交給制鞋的藝工們收拾好，以便裝點新鞋之用。

鞋面上釘珍珠的方法也有兩種：第一種就是我上面所講的，先用絲線把珍珠串了起來，然後再把這絲線釘到那鞋面上去；第二種是直接將珍珠一顆顆地釘在鞋面上，就用珍珠來代替彩線，釘成各式各樣的花紋。這種釘法，不便比較結實一些，而且還較繡了花再釘珠子來得清靜文雅。記得我初進宮沒有多少時候，見了這種光以珍珠為花飾的鳳鞋，便不由自主地讚美起來；再加還未熟知太后的脾氣，竟公然露出了很羨慕的神態，太后的脾氣偏是最喜把人家所羨慕的東西賞給人家，於是伊就立即教人揀出了兩雙一般以珍珠為花飾的鳳鞋賞賜給我，我自然很歡喜的受了。但從此我見了伊新鞋再也不敢這樣讚美羨慕了，不然的話，也許伊竟會絕不吝惜地把那鞋庫中所藏的全部鳳鞋賞給我了！或是我雖沒有得到那麼許多，但統計太后前後所賞給我的，也確有好幾十雙了；至今我還寶藏著三四雙咧！

關於鳳鞋的敘述，大概已沒有什麼可寫了，現在只有最後的一點，再可以說一說。那就是鞋子和時令的關係。我們平民所穿的鞋子，尚且有棉鞋，夾鞋，紗鞋等等之分，何況太后呢？在本書第八章裡，我曾經說過宮中的衣服的質料，不但須因時令而變換，便是衣上繡的花朵，也各有規定；這鞋子也是如此，可以無庸再說。只講冬天裡太后所御用的鳳鞋。太后當然是不要穿那種很笨重的棉鞋的，所以伊的鞋子裡，都是繡的上好的絲綿，鞋口上又有一圈皮釘著，這圈皮自然又是銀鼠紫貂之類了。

太后所僱用的藝工是全部安頓在萬壽山的背後的，就在昆明湖的對面一帶；這一帶的山坡上，很齊整地隔成了幾座大小相仿的宮院，每一座宮院內住著每一種工藝的藝工，絕不相混，例如管育蠶的就有一座專用的宮院，而那些制絲的藝工也自伊們的住處和工作的場所，制鞋的又另有一處了。雖然相離甚近，但都各立門戶，象幾家獨立的工場一樣。所以這一部分的頤和園可說是小規模的工業區；裡面的藝工們，終年象一群群蜜蜂似的忙亂著。不過這裡所有的出品，卻和全中國內無論那一家工場的出品大有不同：第一是宮所需用的絲，或繭子，或鳳鞋，都不是很單純的一種或兩種，往往是數百種，數千種，每種卻又不必多，只需很精緻的一件。第二是宮內的藝工的技術，經實地比較結果，確是高於他處一切的工人，無論那一項工藝，決不用一個新進的生手；每一個生手進來，必須先埋頭學習，待學滿了數年之後，才有被輪到工作的機會。至於那些領袖的藝工是更不容易了！伊們必須在未充領袖之前，先有了多年的超越的成績，才得升擢起來；同時伊們的助手們還不斷地努力，以備將來升補為領袖的預備。只要待前任領袖的人年紀稍大，似乎不能再有良好的工作表現的時候，新世界領袖便在那一班修養了多年的助手挑選出來補充。所以伊們的工作技術，永遠是不會退化的，而且都有一貫的精神和秘訣，象祖傳父，父傳子的世傳職業一樣。雖然實際上，伊們都各有各的出身，彼此絕少血統或親戚的關係；然而精神上竟象一家人無異，這是和外間尤其不同的一點！

如今回想起來，宮內的一切費用端的是浩繁得不得了，單從這引起工藝上講，已夠人活活的嚇死。我在宮中住了那麼幾年，可說是沒有一天不見有新制就的鳳鞋，送到太后跟前來讓伊品評和察看的。一天工夫，至少必有一兩雙，多至五六雙；這樣一月一年的累積起來，數目自然是級大的了，而這筆費用之巨，也可以想見了！這還不足為奇，因為鞋子畢竟還只能算是一種小東西；更奇的是那些一件的宮袍和繡服，也是同樣濫費地生產著。尋常的富貴人家，每人每隔十天做一件新衣服，已算是很闊綽的了；太后的新衣，卻是平均每天一件，或竟不止此數，豈不令人咋舌？不過裁制這引起宮袍和繡服的縫工，卻不是女性，而是男性的太監，他們畢竟還是先學會了縫工再做太監呢，還是先做了太監再學會縫工的？那我可不曾推究過！只知道他們的工技，也是優等中的最優等，決非外面的縫工所能比擬的。但他們的日常生活據說是和那些女性的藝工並不相同的，大概是比較苦一些。他們的工作雖然大部分也得由他們自己用心設計，可是太后偶然高興，要怎樣改動，他們就必須立即照辦。在每一件新衣服的毛樣沒有得到太后的核可以以前，更不准隨便動手；不比那些制鞋的女工是可以自作主張的，打好了樣，即可繡作起來。然而也就為這樣，鞋子的浪費更大！

除卻極少數深合太后尊意的幾雙之外，十分之八九，都什麼古玩似的一行行地終年陳列在那龐大的鞋庫裡，到相當時期便棄去。要是宮袍和繡服也是這樣，只怕內庫裡的銀子更要完得快了。

接下來我還得講一講太后所穿的襪子。讀者中諒來不乏年歲較高的人，當可記得前二三十年時，那些婦女們足上所穿的是怎樣的一種襪子，太后所穿的，也大體相同。那襪統都是很短的，和盛行的短襪差不多。

依消費的價值和用途而論，襪子當然是比鳳鞋更小的一種東西了，而且無論怎樣會考究的人，也不能在襪子上考究出什麼花樣來，所以宮內還不曾另設一種制襪業，而讓那些制鞋的藝工們負責兼辦。雖然如此，太后對於伊自己所穿的襪子，卻一般也是非常的注意，挑剔得很厲害；伊每天必須更換一雙新的襪子，換下來以後，便斷乎不要再用了。在伊的心目中看來，一雙襪子真和一條線一般的不值錢！可是天地良心，伊的襪子委實也是值錢的！它們的原料是上好的純白軟綢，做工更是十分的講究，做得和伊老人家的尊足再適合也沒有，差不多處處是極服貼的，就是現在我們所穿的絲襪要有這樣的成績，也不容易，何況那時候只憑著人的雙手所做出來的東西呢？

每一雙襪子上，必有兩個合縫，一個在前面，一個在後面；這是因為軟綢制的襪子，究不如現代的線襪或絲襪一般的富有伸縮力，所以必須在襪統上開出這兩個合縫。不然人的腳將怎樣伸進來呢？可是從美觀著眼，這兩個合縫畢竟不能不算是一樁缺陷；太后是最愛美觀的人，當然要竭力彌補缺陷的。於是那些善用針線的藝工們，便給伊想出了一個絕好的補救辦法，就是用各種顏色的絲線，在那兩個合縫旁邊紮出一些特別的花樣來，這樣就把那兩個合縫隱藏過了，倒象也是花樣的一部分；不過這裡所扎繡的花樣卻不能和鞋面上一般的層出不窮，大概只能限制於蝴蝶和蝙蝠兩種，別的雖然也未必一定不能用，但用上去了，想來也是不會怎樣好看的。

太后足上的鞋襪，我已經是論得很清楚了，至於伊的穿法那是和尋常的旗人相同的：襪子約比鞋牆高出三四寸，用一根細軟的綢帶，先自緊緊繫在腿部上，然後再把褲腳管拉下來套在襪統上再用一根綢帶繫縛起來；這根綢帶的顏色總是和褲子本身的顏色相同的，多半還是一段料子上裁下來的。這種繫褲腳的方式，經我們此刻想起來，必然是非常難看的，然而在從前時候，大家都如此，倒也不覺得什麼異樣，而且因為有了這兩重的繫縛，不但那襪子決不會皺攏，便是那褲管也從不會散開來的，所以行動時永遠會使你覺得很乾淨爽利。

因為有這麼許多的鳳鞋和綢襪，需要賴著那些制鞋的女工們的雙手造作出來，所以這一班姑娘雖然在形式上或階級上都和宮內的宮女略相同，但實際上是大有分別的！宮女在宮內是一些沒有什麼地位的，竟可說比太監都不如，種種粗重的工作，伊們都有份，簡直是整日在忙著侍候別人，而當藝工的卻不但不需去服侍人家，並且還有指定的太監為伊們服役咧！至於飲食方面，更是特別的優待，每餐也必有極豐盛的菜餚，給伊們享用，和太后所用的膳食一般都是由御廚房所承辦的；尋常當一個小官人家的宅眷用的膳食，那裡能比得上伊們？再加在進膳的時候，也有好幾個太監在旁邊給伊們端菜，盛飯，撤席，一些也不用伊們自己動手；就是伊們所住的臥房裡，每天也有小太監們輪流著進去收拾的；因此，伊們除掉為太后繡鳳鞋，制襪子以外，可說是一無所事了。這未免太優待了嗎？不過說穿了卻是不值一笑的！原來這種刺繡的工作，若要求其光潔，對於藝工們的手指也有很大的關係；要是伊

們的手指因為常和粗糙的東西接觸的緣故，弄得很粗糙了，那末繡起花朵來，那些絲線也不免要給伊們弄毛了。就為這樣，太后才不許伊們做別的工作的，倘非如此，伊們休想能有什麼太監來承值，少不得要教伊們自己照料一切了！

據太后告訴我，這些制鞋的藝工是極不容易培植的，通常每一個小女孩子，任憑怎樣的聰明伶俐，或者對於尋常的繡作工夫怎樣的精到熟練，但要過宮來為太后打鞋樣，繡鞋花，做襪子，卻至少必須費三年的工夫去學習，依我看來，即使學習了三年工夫，也未必能完全精熟，未必就有良好的成績。我覺得非在學滿了三年，再專心從事於這項工作達四五年之久，便決不能深入堂奧，運用自如，因為有許多的秘訣，都不是一索即得的。

讀者試想上面我們講的都是何等的瑣碎啊！在頤和園內，就像蜂窩似的簇聚著這麼許多特殊的工業機關，它們又是一般的瑣碎，一般的忙碌，個個藝工都在不斷的努力著，可是伊們和他們的所以要如此努力的原動力，都只是發乎太后偶然的高興：伊老人家只要隨意思一個念頭，便夠這些藝工們忙碌了！

雖然伊們和他們同樣都受一遠勝過尋常的工人所夢相不到的優遇，可是對於工作是半些不能有什麼主張的，所以就稱他們為一群男女犯人，也未嘗不可。

不過在事實上，無論男女藝工，看起來大半倒是十分舒適樂意的犯人，自願無期的安處在這座監獄中。

他們這樣勞苦的工作幾年或幾十年之後，難得逢到湊巧，有某一個人的作品，竟給太后愛上了，當著眾人讚美了一句；這個人便會快活得連自己的生辰八字也忘了，而其餘的人，也會因此受到激勵，格外甘心的埋頭力作起來。但是太后豈肯隨便讚美他們的？真不知道要隔多少時候，才有這樣一次希逢的盛事呢！

太后每次和我談到宮內這些工業，總得有一長篇的話兒，不是計劃怎樣增添新的生產品，便是打算怎樣訓練新進的藝工，而且語語精詳，頗切實用；因此常使我暗暗地佩服，深信伊老人家如其給人家聘去管理什麼工廠，保管是一個極能幹的領袖。

尤其教人詫為天賦奇才的是伊的記憶力；常有許多很小很小的事情，雖然那些親臨其事的藝工也忘懷了，而伊老人家卻依舊還記得很清楚。因此，無論那一項工藝，這總提調的一職，都非太后自任不可。